



吕德安/著

诗人随笔丛书

山上山下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吕德安/著

诗人随笔丛书

山上山下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上山下 / 吕德安著. -- 北京 :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635-3681-8

I. ①山… II. ①吕…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0394号

书 名: 山上山下

作 者: 吕德安

策 划 人: 刘玉雯 彭莎莎

责任编辑: 孔 玥

装帧设计: 林德锋

出版发行: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 (邮编 100876)

发 行 部: 电话: 010-62282185 传真: 010-62283578

E-mail: publish@bupt.edu.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 00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03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35-3681-8

定价: 38.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

目录

与纽约有关/1

公园里的自由女神/3

故事/9

喂海鸥的人/12

她是谁/15

推销香水的胖黑人/16

一个一身黑色打扮的白种
女人/19

“毕加索！毕加索！” /21

卖艺/24

码头杂耍者备忘录/26

他是梵高/32

画像/35

罗德岛的一个小城镇 /37

年轻的股票经纪人/40

蝴蝶/45

描述一个梦 /47

狗/48

我的意大利邻居 /54

我将它称之为奇遇/57

奇特的选美/60

一个老诗人的摄影展览/62

海底的教堂/67

卡通老人/69

尼泊尔人/73

一幅肖像/76

地下室手记/79

上帝的图书馆/81

保加利亚画家乔治/87

一个人的节日/93

他们的故事/95

山上山下/97

万县姑娘/99

射击/101

高明的盲人按摩师/103

怀念小黑/111

啊！啊！公开的私房话/118

三角梅/128

墙壁/129

随笔三则/130

山麂/134

台风/137

筑居散记（一）/141

筑居散记（二）/175

山居小记摘抄（2005年）/201

西藏行（2006年）/208

雨/216

后 记/221

公园里的自由女神

在纽约的第十七码头，一个女人把自己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粉绿色：她的脸，她的头发，她的裸露的手臂，指甲，鞋，七根尖刺的荆冠，火炬和一本书，还有那件被古希腊的风吹过如今上了浆的十分硬挺的披纱。她把自己涂遍，然后找到一个显眼的地方落脚，摆好姿势，从此一动不动。当然，摆在她跟前让过路人往里面投钱的那个礼帽，也是粉绿色的。

这是一种露天表演，不能在雨天里进行。

说这是纽约的一个码头，其实它主要是一个公园。或者这么说，这里首先是一个码头，然后才是一个公园，因为对岸那座岛上，高高耸立的是那座真正的自由女神像。而那座岛本身几乎象征着美国的历史，到纽约的人都想到此一游。因此这里聚集着游客，而这也正是眼前这个女人要站在这里的原因。

就是这样，原原本本地照着对岸岛上真实的那座，重新塑造了一尊自由女神，颇有点班门弄斧。不过就这样站立在那里——她的粉绿色里，长时间一动不动，也是不易，有时我们看见阳光照射在她右手高举的火炬上，一个火炬的影子就会在她肩头的衣褶上面，然后慢慢地移动到左手上那本象征法律的书上——在这影子的移动之际，我已

四处逛了一圈回去。不像其他的街头表演，常常赢得阵阵掌声，随即一哄而散，这个自由女神只能以她静态的庄严，用一种历史感求得生存，甚至她的观众也是静悄悄的，不经意的，突然间驻足的；仿佛是吵闹中依稀听到一声小小的唏嘘，走动中有一个静止的东西突然窜入视野，乍一看以为是一块橡皮泥做的雕塑，或以为到了某个地方，到了那座岛上了。因此必须像一块橡皮泥或一块磁铁一样安静，保持不动，才能吸引人。

在纽约，其他地方也有此类的静态表演，但多是扮演机器人，同样一动不动，必须有人投放钱币，才会通了电似的有板有眼地突然动起来，伴着嘴里腹语般的咿咿声，如果给钱多，还故意做出失控的模样，让人觉得要撑不住了，身体的各个部位快要散架，然后才短路似的瞬间卡住。这很逗笑，但狡猾的机器人不会让你永远笑下去，它们总是适时地突然间短路，身体卡在一个姿势里，比如罗丹的思想者那个著名的姿势，那个永远蹲在地狱之门上的动作，或者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或迈克尔·杰克逊的，当然同样也有自由女神的——这些机器人动一下收一点钱，动一下也顺便换一个动作轻松一下。而比起机器人，这个女性扮演的自由女神显然有点过时落伍了，而且下起雨来就得匆匆收场，否则将被淋得一塌糊涂，像一块调色板。

自由女神，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个女人，还有一个男的，在附近也是惟妙惟肖，只是他的巨大的喉结怎么也掩饰不了，很抢眼，让人看一眼就想走开，或者干脆停下再看一眼那个喉结。而眼下这个自由女神，她之所以吸引我，也并非她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可能因为她起码是一个女性。

保持不动是他们的一个基本准则。那忍不住动了喉结的男人，打老远就能看到他有不对的地方；有了一个比较，女的那边，观众就明显的总是多一些。大家一围着她看，她也就更逼真了。然后一秒钟一分钟地欣赏起来。我曾不止一次地置身其中，但每次看着看着总还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愚蠢的男自由女神，从而感到身边的观众多少是明智的。至于她逼真到什么程度，实际上大家说说笑笑也不会太计

较。知道那是世界上吸引最多目光的一个神像就行了。

我曾经走马观花，去过真实的那座，称它作为一个人的形象，外观足够雄伟高大，足够顶天立地，永远像坐落在地平线上；而它的内部，说是一个巨大的大厅也行，宽敞无比，顺着大厅中间一架巨型螺旋梯子，可以爬上它的五层楼高的肩部，六层楼的眼部，七层楼高的头顶（外边看就是那个荆冠），在那里你可以重新眺望世界。最后你甚至要贴着栏杆侧身挤上最顶端——那个火炬——感到自己激动得像在燃烧——那么，街头这边的她，到底逼真到哪个程度了，又怎样才能集这么多的看法于一身，并如实地加以表现呢？有一次我在路上捡到一张印着自由女神的明信片，不由地对照起她来，两者的表情，身材，动作的跨度，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

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她的观众仍然源源不断，碰到节日有时竟如潮涌，一波一波的。观众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有时候你朝哪看，他们也跟着往哪看，好像大家将目光聚在一起，投向同一个目标，一些事物才会呈现出来，天上才会掉下一个馅饼。小时候你来到江边，好奇一个男人半浸在水里，刚坐下想看个究竟，身后就坐下了一堆人，无声无息。不过是你熟悉的一个人，他要用铁锯，把泡在水下的竹子一根根捞起，锯成同一个尺寸，再逐个往岸上扔，堆成一个一个小坟状。不过是一幕寂静的、孤独的、日常的劳作，但也许就是要看，谈不上你喜欢孤独，但你就是会看着看着，不觉得天已发黑。这一点跟今天这个普通的女人一样，起先她也很孤独，像一块橡皮泥，站了老半天都没人理会，后来来了一个观众，继而两个三个，这才磁铁一般跟着来了一群，站在前面的看累了干脆坐下，站在后面的都要踮起脚跟，再后面的甚至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所以逼不逼真是另一回事，人气才是最重要的。你瞧，现在她眼前的小帽里，闪闪发亮的银币已经眨眼间水涨船高，你瞧，在一个被称着码头的公园的某一角，那里正在发生一件什么事，已经很长时间，已经水泄不通；你瞧这个纽约，那里一个小小的核心正在形成，那里一个女人仰首挺胸，视而不见，呼吸都凝固了似的；那里，一个这样的女人，她呼出的气

息正在与未来相遇，这未来里面将有更多的像我们这样的观众。

明信片是虚无的。而她是具体的，具体到她是一个人同时也是一个地点，这就够了，至于其他细节可以稍稍忽略不计。这也是我的欣赏的原则之一。你不必太在意她的眉头皱没皱，双目够不够圆睁，应该趁这个机会，掏出钱来让你身边的孩子递上去，轻轻地放在她面前，从此培养下一代乐于施舍的品德；不必太在意此时此刻的她，表情僵硬，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只是在空无中凝视着，凝视着一个可视之物；更不可能去勉强她能从中吸取自信的力量，大家都看见她的眼睛眨了一下，或许两下，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她很快就像没有眨过一样；她的手臂并没有举得那么高，但一直高举在那里了；她那件浆过的绿得可疑的披风，上面的皱褶在动；她的影子投在地面上，像一摊随时会将她晃动的水。是的，她真的在摇晃，但你不必太在意，也许你可以想象一下，出门之前，她是如何站在屋里的镜子前面，装扮和练习着这个永久不变的姿势，想象一下她的屋子极其晦暗，而她还是一个吉卜赛女人（谁知道呢，她裹在她的粉绿色里），一遍又一遍地将自己推倒重来，仿佛在为某个陌生的过客人占卜未来，或仅仅为了让自己像一块石头或像一个梦游人，为了一切东西都看着她，而她却看不见它们——像西班牙诗人洛尔伽在《梦游人谣》中写到的那样——也为了赚更多的钱。

这些都是瞬间的想象，源自她的不动。我不关心作为一个活人，要跟雕塑一样站立，意味着多少不动的瞬间，那是一种艺术的感觉；我也不在乎作为一个活人，要站成一尊伟大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雕像，她的身体是否得首先变成历史本身，去和过去遭遇，或者她是否必须让自己既在时间之内又在时间之外，从而像置身于一个空洞的抽象的广场。我只知道，作为一个活人，这时候她是那么渺小，渺小到近乎荒谬（虽然她有时还很幽默）。我只知道我不可能在雨天里见过她，即使遇上了，那种时候的她，一定是另外的一个人，正在匆匆地收场，不可能认得出来。

我见过她始终如一的表演，也见过她当众流汗，尴尬地从她的底

座上躬身退下，额头上的颜料融化了，露出了皱纹，睫毛糊在一起，鼻尖上挂着一颗绿色的水珠，滴在胸部上又留下一个斑痕，脖子也湿透了，好在她没有太外露的喉结。是的，那个时候她是有点尴尬。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东方的佛像，总是低垂着眼帘，一副以不变应万变的样子，如果她在扮演那个西方女神时能琢磨着点东方的境界，也许她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比如她先像佛一样打坐，然后入定为打坐本身。也许就不会神经质似地突然间流下汗水。这是两种文化的东西，也许不能在这里混为一谈，更不能叫一个女人临时抱佛脚。是的，衣服是没有问题，只是不那么硬挺了，手上那部宝典和那只象征光明的火炬也没有问题，只是有点滑，那些涂抹在脸上的颜料怎么办，它不能像面具，可以随时伸手摘下，但又像一张流动的面具，不可阻挠地流失。脸呈现出来了，从而使她看上去像有一张很不正常的脸，虽然在纽约这样的脸又是正常的，普遍的。

那么，既然这一切都源自于她的不动，源自她呼吸都得小心翼翼，但愿这一次不太严重，希望雨不要下下来，或者来自体内的要命的水分不要太多，希望她仍然待在那象征永恒的古铜色——准确地说粉绿色后面，坚持到人都走掉以后！是的，今天她格外漂亮，不会当众出丑的，否则会像在上帝的涂改液后面，换了一个人似的。

有人问了我一些关于这个城市的事情，我总会想起这个自由女神，有时候将她作为一道风景说了出来，有时候只是让她影子一样掠过我的印象，然后沉默不语。但如果有人继续问我这个国家怎么样，让我习惯性在脑中冒出自由民主诸如此类的词时，眼前浮现的还是这个自由女神，不是真正矗立在岛上的那个。这就像很久以前逛天安门广场，看见在那面尊严的国旗下，一个小女孩满脸困惑地伸出手掌，在站岗的哨兵眼皮下来回晃动，试探那哨兵是真是假，为什么那样一动不动——但是仍旧一动不动，鹰一样目不转睛——于是她笑着跑开，再转身拍照留念。同样是一种不动。大家都喜欢和这种不动一起拍个照。现在也一样，我们停下脚步，喧哗中高兴这里有一个静静的东西，仔细一看，是一个有意义的东西，一个与真的如出一辙的美丽

雕塑。是的，我们很满足于这种的不动，但又真的很想让她或他能动一下，好成全我们的全部好奇，从而感到生活多姿多彩。

同样一件有意思的事是，多年过后，地摊上偶尔见到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货架，上面是成堆的自由女神，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旅游纪念品，都眼睛如梦，像两片冷却的蓝色，题目：《中国制造》，作者签名；一种英文书法——可能是美国人，我哈哈大笑，便买下收藏了。

1994-7-1写，稍改于2011

故 事

圣诞节前一天，美国著名的布朗大学已经放假，街上的商店也几乎都关门停业了，这个我称之为小镇的美丽的罗德岛像一只寂静的天鹅，独自冷冷清清地游入了一片无人区，你只能偶尔在某条街的转角处看见一两个人，然后一眨眼又不见了。瞬息即逝的时间也仿佛变成一片真空。对于一个习惯了热闹节日的中国人，我在那里充分感受到没有人的寂寞，甚至不知何时已离开宿舍的窗户，独自跑上街，又梦游似的往回走，想是忘了拿钱了。如果我没记错，我一定对自己说过，这没有人的节日有如空气中没有鸟儿飞翔。可当我再度出门，停在街对面的一部车里突然爬出一个姑娘，她一身时尚打扮，穿着破了许多洞的牛仔裤，膝盖处的那块最大的洞一块嫩肉尤其扎眼。她让过一辆车朝我这边走来，显得急匆匆的，老远对我打着招呼：“对不起，先生，你能否给些零钱，我们的车抛锚了，停留在这他妈的鬼地方，离家还有一段路，我们已经饿了一些时候，所以，如果您肯施舍一点钱让我们买面包吃，我们会非常感激的。”我的英语不怎么样，但还是听懂了她的意思。我还想从她的英文里琢磨出有什么其他意思时，她已站在我面前。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姑娘，十七八岁，除了某些地方让人感到莫名的不顺眼外，她可

算是美丽而撩人的性感女孩——也许她并没有什么可以让人觉得不顺眼的，只是由于她的突然出现（像这空气不对头的节日里出现的一桩怪事），使我不安而已。我望着她，想到如此亮丽的女孩，通常都有男朋友跟随其后。我越过她肩头，看到车里果然还有两个“嬉皮士”式的小伙子在隔着玻璃朝我们这边张望。不知为什么，他们在那里使我感到了一阵失望。我想转身走掉，要知道还在她没来到面前的时候，我就隐约觉得她背后有一团时而会发出窃笑的东西。当姑娘向我解释她的苦衷时，她还回头做了一下鬼脸。

但我没有走掉，我礼貌的微笑一下，像真正的美国佬那样耐心地让人把话说完，内心里却半信半疑。我想她也许是骗人也许在拿一个外国人开玩笑，开给躲在车里的人看。我打量着她的眼睛又觉得她很诚实。我开始对她说话。我跟她说：“OK，但眼下我没有零钱，你不介意跟我一道去商店里找吧。”她说不介意。她跟我走了，一路上我们再没有说一句话，这让我很舒服，因为如果她出于感激或出于尴尬（我以为我的慷慨施舍会造成她的压力）要求说说话的话，那么我那仅有的几句英语到时必将露馅，那时候我反而会尴尬万分的。然而她没有要说话的迹象，只是紧跟着我，一直与我保持几步远的距离。我们拐过一条街，走进一家（唯一还在开业的）杂货店，里面放着形形色色的圣诞礼物，我突然想起可以随便买一个礼物，说不定明天可以送给什么人。我很快挑了一个打开会放出音乐的圣诞卡和一个圣诞音乐磁带，这两个加起来就可以把我的百元大钞找成无数张五块的零票。说实在那时我有点想故意拖点时间，好看看那个女孩会有什么表现。她一直站在橱窗外面没进来。隔着一面玻璃，她似乎好看多了，同时也像过节的街道上多出了这么一个看橱窗的人。我还觉得这家还在坚持开业的杂货店以及那两个伙计在里面交头接耳，填补了一个重大节日的缺憾，是整个死寂的街区唯一富有人情味的。我还联想到那个女孩，她也是在这种时候才最有人情味的，而且由于她的出现，对我这个百无聊赖的异乡人也是一种补偿。我还看见她背对我在瞧对街一家老电影院，或许她正在浏览那边墙上的电影广告。我高兴她这

样。这样我似乎可以从容一些。这样我们之间似乎更有一种秘密的联系。我来到了收钱柜前面，这时那负责收钱的伙计对我说：“对不起，已经打烊了，收款机也已结账，是否可以明天再来？”我怔了一下。“为什么，明天是圣诞节啊，而你们仍旧营业？”我问了一句，我还补了一句什么话，模糊得连我自己都没听清楚，后来想想可能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词，比如求你了之类的话。反正那时候是那个伙计的坚定表情告诉我再说什么也没有用的。我没有再说什么，因为那时候一种奇怪的念头让我突然觉得自己此刻面对的不仅是一个营业员或一条营业原则，而且可能还是一个国家，要知道这时候这个国家都缩到了它自己他妈的节日里头去了，而这个节日就像一扇涂着梦幻色彩的门，一旦它宣告关上，一切就跟现实无关似的了，更何况你是一个异乡人，你除了学着美国人的样子耸耸肩，不能再有别的选择……我不知道那时我是不是向那个营业员耸了肩，还是我在向玻璃外面的姑娘耸了，但我知道我同时摊开的双手在一个很小的限度就把那礼物迅速地放回原处。或者是我看见了那个女孩在耸肩，以为我也在耸肩。她在外面已经明白了里面发生了什么。我走出去告诉她时，她没听完就转身走掉，可当她到了又与我相隔几步远的距离的时候，她还是回过头对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谢谢你。”

我觉得她真够倒霉的，不管她的车是否真的抛锚了。

喂海鸥的人

1

不要指望喂海鸥的人说起“海鸥”，会写下“夏天”这个词，这个孤独的人不会这么做。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很懂得偷闲，一天中一有时间——不管有多少时间，他都会一个人呆着，或去海边喂海鸥。人们很难在他的时间里找到他。

2

但是在这座岛上，随便什么地方，放眼望去哪里有成群的海鸥在盘旋，那一块天空下面就一定有他的身影，所以要在他的时间里找到他又并非难事。成群的海鸥在他的头顶上空此起彼伏，可是走近一看，却好似是在他的掌心里上下来回地翻转一样，令人眼花缭乱。

3

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他并不是所谓的通灵者，但是他确实是个天才，早先岛上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只要他把人可以吃的任何东西随手抛洒出去，天空中的海鸥就会立即聚集起来，发出一阵阵婴孩似的欢笑，那些胖乎乎的海鸥，似乎就喜欢从早到晚绕着他转，因为他那